

评头论足<<<<

实体书店的“进”与“退”

■若瑾

《2020—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》近日公布,2020年,中国约有4061家实体书店新开面世,新开书店数量远远超过关门书店数量,北京以639家新开书店数量位居各城市榜首。利好消息的背后,出版业却传递出令人担忧的声音。据相关媒体报道,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,同比下降5.08%,码洋规模为970.8亿元。

一边是实体书店喜气洋洋的开张,一边是图书零售负增长带来的市场萎靡,实体书店和出版业如何才能实现齐步走,为全民阅读贡献强大的力量?不可否认,受互联网和新兴媒体的影响,传统的阅读方式已然发生改变,在掌上阅读等更多电子产品的影响下,进书店读书买书不再是唯一的选择,实体书店要想生存下去,必然要找到与读者心灵相通的路径。如果仅仅守着书店一方窄小的空间,不去思考读者的所思所求,只能面临“关门”的困境。

近年来,“让书店说话”“让书店活起来”成为传统书店“脱困”的一条希望之路。从空间设计到内容布局,从主题改变到沉浸式体验,书店从形式到内容的革新令人叹为观止。不同的书店有不同的文化内涵,店主们不再仅仅用书套牢读者,而是以各种文化体验让读者感受阅读的快乐,这种快乐可能来源于植物和书的结合,可能来源于一杯咖啡与诗歌的融合,也可能仅仅因为一场动人的读书茶话会……实体书店以书为媒,衍生出与阅读相关的各种文化体验,让读者在阅读场景中,变成一个倾听者,一个美食达人,多重体验加深了读者对阅读的理解和深入,书店因此变得美好丰富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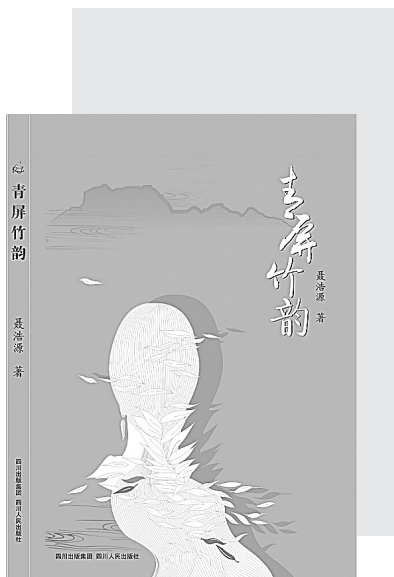
《2020—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》发布会上,相关专家表示,书店在以阅读服务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上有无与伦比的优势,实体书店的未来在于阅读服务创新,而阅读服务创新的价值实现蕴含在公共文化服务系统与结构之中。实体书店的“进”与“退”,重点在阅读服务创新上,只有用创新服务抓牢了读者,实体书店才能迎来难得的“一米阳光”。

人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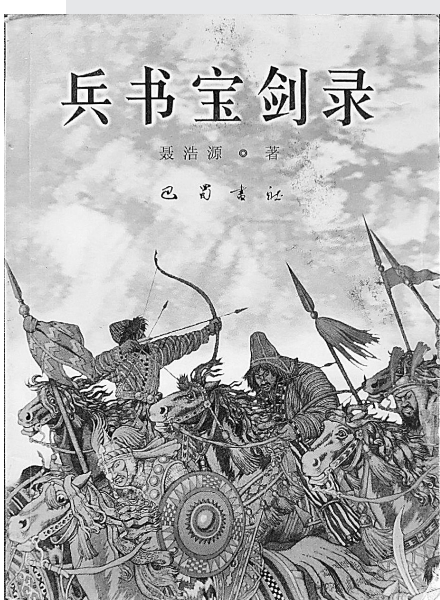
聂浩源 乐山一中物理高级教师,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,乐山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2001年出版长篇历史武侠小说《兵书宝剑录》,获“天府文

学奖”三等奖;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《荔枝沟》;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《峨眉剑雄》;2009年出版茶文化小说《青屏竹韵》,“诗化的语言”获得读者广泛好评。



聂浩源作品



人物谈



聂浩源

聂浩源近影



侠情豪迈 快意人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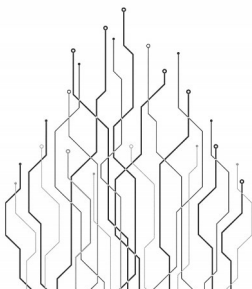
■记者 杨心梅 文/图

得知自己将要采访一名职业为物理教师的作家时,内心是忐忑的,想象中可能会见到一个戴着眼镜,穿着朴素,或许还有些不苟言笑的老派学者,但见到聂浩源时才发现,他看起来就不似一个传统的老师——穿着轻松随意的休闲服饰,背包里装着与正在创作的小说相关的资料、几枚收藏多年的古币,似乎随时都处于创作与生活的“舒适状态”。

坐在学校花园一隅,聂浩源把自己与文学结缘、相伴的故事娓娓道来。阳光透过头顶树叶间

的缝隙,照耀在他身上,为正在讲故事的他镀上了一层金边。那一瞬间的他,身上满满的仙风道骨和侠士气息,让人觉得豪情万丈,心生佩服,记者突然就理解了为什么他被同行称之为“嘉州侠客”,也明白了为何他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生动形象。

“我只不过是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我的爱好上。”对于为什么能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,把写作这件热爱的事做好,聂浩源的答案很简单,但却更像一个“武痴”。



对话

记者:您为什么会选择文学创作?

聂浩源:因为喜爱。我的母亲是一名语文高级教师,所以家里有很多书供我翻阅,长此以往,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尽管我在读书的时候选择了理工科,毕业以后成为了一名物理老师,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没有磨灭的文学梦。

工作后,我开始尝试创作,但因为教学任务,所以创作时间都是挤出来的。我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去做田野调查,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、交流。在此过程中,我不知不觉积累了很多素材,其中不少都是和乐山本土人文相关的。我于是就想写一些乐山的特色,把它们推向更广阔的舞台。

这样,我的作品里就出现了竹叶青,出现了峨眉武术,出现了乐山的山山水水。

记者:您有什么创作经验可以分享吗?

聂浩源:我是一名物理老师,所以我的性格中有非常严谨的部分存在,这让我的创作即使有很多写意画面,有很

多随心所欲,但依旧有非常严格的故事框架,历史背景。

比如写《青屏竹韵》,我希望向更多人介绍乐山茶文化。那时候我可以选择从制茶工艺、流程等方面入手,写一本科普性读物,但考虑再三,我还是觉得应该体现文学的可读性,所以通过亲自去茶山探访、和制茶人交流、详细了解乐山茶的历史发展,最终写了一本充满禅意的“茶味”小说。当时,对男主角的人物塑造我也迟疑过,最终请我的学生和专业院校的老师共同看稿、提建议,才塑造了小说中性格丰满的章嘉岷。

近期,我的新作《峨眉英杰》(暂名)已经在进行最后的修改。这本小说聚焦南宋末年,嘉定人民40余年的抗蒙战争,我希望通过揭开历史血腥的一页,令人反思、珍爱和平。小说依旧聚焦峨眉武术,合理推测峨眉武师必定参与了这场战争。同时,为了还原历史事实,我可能于近期和居住在乐山的成吉思汗后人见面,请他们审阅斟酌书稿中的内容,以保真实。

记者:对后来的文学爱好者,您有

什么祝福吗?

聂浩源:前段时间,市文联组织本土文艺界人士座谈,希望大家更大力度传承和发扬本土传统文化,这与我一直以来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,我始终坚持立足于自己热爱的家乡创作,我希望以后也会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行一起走在这条路上。

对我个人而言,因为我是业余时间创作,每本书的成书时间都拉得比较长,很难一气呵成,所以我的作品主题可能还是会更多放在峨眉武术的衍生创作上。这么做,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认识了一些峨眉武术大师,经历了一些在别人看起来玄妙的武学故事,希望以文学的方式与大家分享,另一方面则是我认为峨眉武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是乐山本土特色的象征性代表,值得大书特书。

我相信,未来乐山还会有很多文学爱好者会像我一样落笔纸头,他们或许会和我一样关注峨眉武术,或许会有更多的新思想、新亮点,我衷心祝福他们找到自己的道路,并坚持不懈。

《乐山城记:一座古城的生命史》连载④

住黑白宫,谈古今书

■邱硕

校舍解决了,但学生住宿是个大问题,乐山城内外并没有能够容纳上千学生住宿的地方,所以学生零散分布在城内外七处宿舍。这些宿舍大多是租借本地单位、工厂、寺庙、学校的房舍。第一宿舍借用文庙对面叫塘乐山县委财务委员会的房舍;第二宿舍在龙神祠;第三宿舍先在观斗山,后来由第一宿舍扩建至叮咚街龙兴丝厂作为第三宿舍;第四宿舍则借用高西门外露济寺的部分房舍;城东北兴发街范氏打米厂为第五宿舍;唯一一座由武大自己修建的宿舍,是位于大渡河边斑竹湾的第六宿舍;白塔街教会进德女校是唯一的女生宿舍。各宿舍依据距离各学院远近来分配学生,比如龙神祠离文庙最近,所住的就是文、法学院的男生,露济寺和斑竹湾离三育学校和李公祠较近,所住的就是理、工学院的男生。

六所男生宿舍环境、条件各不相同。第一宿舍全住大一新生,条件简陋,宿舍是大开间,上下两层铺位挤满了人,没有自习室,夜晚学生大都半躺在床上或坐在床沿上温习功课。条件最差的大约是第五宿舍,被学生戏称为“黑宫”。整个寝室是一个挤大的通铺间,床铺首尾相接,上百人挤在一起,屋内没有窗户,白天也要开灯才能看清人影。宿舍里不但有老鼠,而且有蛇。武大自己修建的第六宿舍条件比前两者稍好,但也并不优越。房子由竹笆构成,下面铺地板,充斥大量臭虫和老鼠。学生常被臭虫咬得被子血迹斑斑,褥子反面密密麻麻布满臭虫,好似烧饼上的芝麻。乐山的老鼠身躯硕大,但动作灵活,常咬食衣物。宿舍里没有开水,喝水只有去茶馆。

位于两个寺庙中的宿舍条件倒相对不错。龙神祠是最大的的一所宿舍,可容三百人左右。东边是一长形木结构的楼

层,东、西窗户下,皆摆有两张大自修桌,可坐八人,桌内、桌上皆可放书。大自修室可坐下三百人,不论白天或夜晚,总有人在看书或写文章。龙神祠宿舍有一个与各宿舍不同的特点,即坐在大自修室里,向东望去,可以尽情欣赏岷江风光;向东南远眺,依稀可见乐山大佛;向南俯视,看到郁郁葱葱的乐山城。

露济寺第四宿舍一部分是原庙改建,一部分是新建的两排两层楼房,大约有30多个房间,装有天花板和地板。露济寺一时庙学合一,发生了奇妙的合响。每天晨昏,尼姑们在神像前焚香鸣钟,进行膜拜。机械系的崔永祥同学,则在佛殿后边的小房间内练习小提琴。西洋铃声和传统钟声齐鸣,不同而和。

白塔街教会办的进德女校条件最好,用作女生宿舍,被称为“白宫”。白塔街是嘉定城西一条幽静的街道,中间有一段有墙无屋,可以望见乐山大佛和佛脚下来往的帆影,春夏晴朗的日子,还可以望见峨眉山上的融雪。齐邦媛当年住“白宫”二楼的一间房间,是靠窗的上铺,窗子开向白塔街,为了安全起见,窗户外面用木条封住了,光线很暗。宿舍屋内电灯昏暗,九点熄灯后,各人点起小油灯,考试前才舍得点小蜡烛。宿舍二楼有一间自修室,窗大明亮,晚上灯光较足,大约有三十个座位,但永远被高年级同学占满。

在“白宫”服务的工友中有两位本地人,通过与他们的交往,武大学生和本地民众产生了联系和情感。宿舍有两名男门卫,一位是随武大来的武汉人老姚,另一位是乐山苏稽人。学生记得苏稽门卫个子瘦高,经常穿一件布长衫,工作时身上老是系着一条围腰,如果有人来学生宿舍找人,他常常用地道的苏稽口音高

叫道:“某某,有人会。”这声音经常引来旁人的窗口窥视,所以女生们多不愿意别人来访。还有一位专门负责清洁卫生、送开水的本地妇女,大家都叫她“见缸倒”婆婆。每当水开后,她就会把开水倒进每个人的漱口杯里。要是哪一天学生没有准备杯子,她发现了学生的饭碗也要给倒上,如果连饭碗也没找到的话,过后她会很关心地用责怪的口吻说:“你这人忘性真大,啥都没准备,找也找不到其他东西给你倒水,你昨天喝到水没有?”

武汉大学只有这七个学生宿舍,但每年开学时,总有老生对新生说:“我们还有一些同学住在第八宿舍。”因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,师生们的身体素质急剧下降,癌症、肺病等病痛经常侵袭他们的生命,因本地食盐中钡盐过量而引起的“钡病”也会致人死亡。师生死后被埋在嘉定城西北的一座小山上,这座“武大公墓”便被称为“第八宿舍”。师生常听人说“某某同学搬到第八宿舍去了”,便心下凄然。值得一提的是,后来,武汉大学校医院联合在乐山五通桥的黄海化工社,发现了“钡病”的病灶,并攻克了食盐提炼中减少钡盐的难题。困扰乐山人多年的“钡病”终于消失了,这也是武大对乐山的反哺之意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,武大学生陆续回到武汉,有些学生因故滞留乐山,度过了他们在四川的最后一个农历新年。五舍“黑宫”一个叫姚舜的学生做了一副春联贴在房门上,上联是:“住黑宫,吃平价米,谈古今书,苦中作乐”,下联是:“访白宫,结盟邦友,打艰苦仗,死里求生”,横批为“天下太平”。武大学子终于在乐山城的庇护下熬过了艰辛岁月,迎来了和平。

(未完待续)